

十三
經注疏

毛詩

陳宛丘詒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遇父者為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

側上之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虞戲氏之墟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

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虞戲故達言其處戲即伏犧字異音義同也帝梓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

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

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為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

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舜

既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為封國夏后氏之胡公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是胡公姓嬀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之胡公或失或續至周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為胡公

前已姓嬀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城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為姓明是胡公

始姓嬀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是其子者以傳言虞閼父以虞為號不為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不言配閼父

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封閼父而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格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其後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則閼父以外別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格者敬也王者敬先代封

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三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案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

封黃帝之後於葛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明陳與葛祝共爲三

恪豫州云梁國睢陽縣東北檢鄆居地於外方屬鄭宋都睢陽在明諸西南明諸屬宋也故稽諸土之陳在豫州境內明

賁諸稱宋西及豫州明諸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諸故無名山山大澤明諸猶屬豫州陳在明諸之西則是豫州境內明

俗化而爲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嬀滿于陳是也但聲訛字變耳大姬無子好巫祝禱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

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而左傳子產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於後

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巫是摠名故漢書唯言好巫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

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正義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庫侯立卒弟桓公臯羊立卒申公

奔子彘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政衰也東門之粉云子仲之子妻妾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大

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釐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

鑑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

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公立五弟長者名躍中弟林是爲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杻曰是爲宣公四十五年卒子

而立躍是爲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大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

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

十三經注疏

詩七之一

國風

陳

芬香。正義曰：荻，荻草，釋草文。舍人曰：荻一名蟻，郭璞曰：今荻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又艸，陸機疏云：荻一名荻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義曰：言相說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椒，交相說愛，故言相也。知此二句皆是男淫者言，我視爾顏色之美，如荻之華，若是女辭，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日相愛，今復會為淫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亂之所由耳。

東門之粉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被其君也。誘進也，被扶持也。衡門如字，衡橫也，說文云：衡，橫也。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詩者，誘僖公也。以唐公懿愿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之詩以誘導，扶持其君，誘使自強，行進令與國政理也。經三章皆誘之辭。箋：誘進也，被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臂也。傳二

十五年左傳云：二禮從國子巡城，持以越外，殺之謂其臂而投之城外也。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等之掖，謂在傍扶之故，以掖為扶持也。定本作扶持。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為門，言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政，化其必之洋洋可以樂飢。必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忘飢，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也。必悲位反，洋洋樂本又作樂，毛音洛，鄭力召反，沈沈云：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下，樂以形聲言之，殊非其義，廢字當從下，作察，案說文：典，雖地狹小國之，猶可以興治，放此怨苦角反。

不與治政，政乎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消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玉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字，此唯橫木為之，言其後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正義曰：邦國有甚，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雖巍巍南面，可以樂治，忘亂，孫康難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歡遊，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孔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遊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誤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宜視水為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樂道，而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美，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必美而己，何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云：宋疏：姜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般之苗裔，契之後也。般本紀云：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皆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妻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賢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其君思賢女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典也。池，城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漚麻，使可漚，漚作衣服，與者喻賢。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遇也。箋云：晤，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料，七立反。西，人謂漚為料。

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疏東門至晤歌。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濯柔麻草便可綈績

化也。叔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疏以作衣服以與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來順君子使可脩政成德教既

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

切化使君為善。傳池城池滙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城池考

工記使君以流水滙其絲注云滙漸也楚人曰滙言人曰淩烏不尺然則滙是漸漬之名此云滙柔者謂漸漬使之柔輒

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為遇亦為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

鄭同。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

切相風化以為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

為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逸詩云姬有疏東門之池可以滙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字又作苧

姬姜無棄惟憚是以姬姜為婦人美稱也疏東門之池可以滙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字又作苧

滙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也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

種之歲再刈則便生割之以鐵若竹杖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朝如筋者謂之歲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東門

之池可以滙管彼美淑姬可與晤言疏言道也。管古類疏滙管。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

者已滙之名未滙則但名為茅也陸機疏云管似茅而滑疏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滙之名之為管然則管

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朝宜為索滙乃允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疏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昏姻失時者失秋冬之時鄭以為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猶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遠歟矣故舉不至者以刺當時之淫亂

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昏姻之亂不成是男女之意相違耳非謂男亦違女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言昏姻失時下二

句言親迎而疏東門之楊其葉牂牁疏牂牁與也牂牁然說言男女失時不違秋多冬多楊葉牂牁

女不至也疏東門之楊其葉牂牁疏牂牁與也牂牁然說言男女失時不違秋多冬多楊葉牂牁

煌疏期而不至也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疏與晚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已牂牁然而大矣楊葉長大

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與歲之時月已至於明星煌煌然而夜已極深而竟不至疏當及時配合女當隨夫而行至使昏姻

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然後始罷故作者東其待女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傳嫌此時女至故辨之云
期而不至言期以昏時至此時猶不至也。箋親迎至煌煌然。正義曰士昏執燭前馬是親迎之禮以昏也用昏者
取陽往陰來之義女不從夫必為異人之色故云女番
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太星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
明星哲哲。哲哲猶煌煌也
哲之世反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
肺肺猶肺肺也。肺
普貝反又蒲貝反

昏以為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傳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不義者謂仇君而自立。它本亦作佗同
徒多反五父也史記以為厲公殺晉弒本

又作疏。墓門二章章六句至民焉。正義曰陳佗身行不義惡加萬民楚本直云民無父也由其師傳不義故至於此
疏。既立為君此師傳猶在陳佗乃用其言必將至誅絕故作此詩以刺佗欲其去惡傳而就良師也。經二章皆是
戒佗令去其惡師之辭。箋不義至自立。正義曰不義之大莫大弒君也春秋桓五年正月甲戌巳丑陳侯納卒左傳
云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後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
陳佗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後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
陳佗於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後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
陳佗於所殺大子免而謂之弒君者以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後再赴是陳佗弒君自立之事也如傳文則

以後惡師仍在何則詩者民之歌詠必惡加於民民始怨刺陳佗未立為君則身為公子爵止
大夫雖則惡師非民所恨今作詩刺之明是自立之後也戒之令去惡師明是惡師未去也。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與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折也幽間希行用生此棘薪維谷可以開去之義云斯折也爾雅云斯折離也孫炎云斯折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
於誅絕之罪。斯所宜反又音梳鄭注尚書云斯析也爾雅云斯折離也孫炎云斯折之離讀者如字析星歷反

聞音閑諸都。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傳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
魯反又作觀。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傳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
魯反又作觀。夫也不良國人知之。夫傳相也箋云良善也陳佗之師傳不善

猶去也詩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疏。墓門有棘生必得斧乃可以開幽間由希觀入行之跡故
致禍難自昔昔之時常然。去光呂反難乃旦反。疏。墓門有棘生必得斧乃可以開幽間由希觀入行之跡故
致禍難自昔昔之時常然。去光呂反難乃旦反。疏。墓門有棘生必得斧乃可以開幽間由希觀入行之跡故

不明由希觀良師之教故有此惡此惡既成必得明師乃可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必至誅絕故又戒之云
汝之師傳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惡傳就良師也。傳墓門至折之。正義曰春官墓大夫
職注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塋域謂之墓墓入有門故云墓門墓道之門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
離是斯為析塋也。箋典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典意故連典意以申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
離是斯為析塋也。箋典者至之罪。正義曰箋以傳釋經文不解典意故連典意以申釋言云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

絕其祀故云陷於誅絕之罪。傳夫傳相。正義曰序云無良師傳故知夫也不良正謂師傳不良也郊特牲云夫也者
以知帥人者也注云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傳言或為傳者正謂此訓夫為傳也師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
久。正義曰傳稱古曰在昔昔是久遠之事故為久也。箋曰猶至常然。正義曰誰昔昔
也釋訓云郭璞曰誰昔語辭與傳昔久同也今定本為誰昔昔也合爾雅俗為誰疑辭也。墓門有梅有鴉萃止
梅樹也鴉惡聲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從以鴉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性因惡矣以
喻陳佗之性本未必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鴉戶驕反萃祖醉反鴉再鹽反則惡鳥路反

夫也不良歌以
夫也不良歌以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諷之。新告也箋云諷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墓門一章章六句

言宣公致譏之由一
二句言已憂譏之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
與也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處勢自
然典者喻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譏人邛其恭反苕徒彫反
誰

防有至切。○正義曰。言防邑之中有鵲鳥之巢。丘上之有美苕之草。處勢自然。以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丘上地美。故苕若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旣信此讒言。君子懼已得罪。

上。有靈是美草。多生於高丘也。茗之華傳云。茗陵茗之草。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茗。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蕺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併張詠。

中庭也唐堂室也覺餽配也鶻綫草也鶻薄歷反鶻
五歷反令音零字書作餽適都歷反字書作鶻綫音受

疏 傳中中至綫草。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
中是中庭釋官云廟中路謂之唐堂途謂之陳李

也陸機疏云鵝五色
作綬文故曰綬草
誰俯予美心焉惕惕
惕惕猶初初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詩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

與也皎月光也箋云與者喻姤人有美色之白晢。皦古了反本又作皎哲星厯反

佼人

勞心惜兮惟憂生云思而不疏月出至情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以與夫人自修其德
見則憂情七小反疏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哲又是佼好之人其形貌像然而好兮行止舒遲姿容又

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良好說謂其言也長乎夏月其言能發之乎鼎人步行或

時
在舒緩言舒時窈窕兮故知窈窕是舒遲之姿容。傳情憂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愔愔也故爲憂
月出皓兮佼人懽懽

兮舒優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倭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慍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
甲反天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
字御叔也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

下同御叔呂疏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
反又如字

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之室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之室

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廕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
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子南子南之母鄭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

名胡為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從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之邑也。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靈公數往彼邑淫於夏姬國
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洪音逸行下孟反

淫泆之行自之他耳極拒之辭。鄭都風反疏人責之云君何為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今靈公為
人所責極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

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
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為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被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

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為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答
前人故假為拒拒之辭非是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

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王為長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

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千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為駕我
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

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謂孔儀從君適株故
以為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

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

涕也弟反自目曰涕池音四自鼻疏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
日酒滂者光反茫徒何反下文同

男女相悅為此無恥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亂感傷男女之無恥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之淫亂感傷男女之無恥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

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為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大也序以
感傷憂思為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為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佚男女相悅聚會則其相悅愛

作是詩也以爲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疏 羔裘三章章四句至是詩。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

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國君不能用入君之道以理其國家而徒好脩絮其衣服遊於遊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將去待放於郊當待放之時思君之惡而作是羔裘之詩言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汝思其意猶向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朝期追遠今章上二句言其喪色之美是其好絮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皆言思君失道爲之憂悼是以道去君之事也詩爲去君而作故序先言以道去君也。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驪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驪戎將侵曹曹驪諫曰戎衆而無義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下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爲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國踰境爲墮位鬻國而後三月而復服此箋云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言狐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王藻云君朝服以目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追遠狐裘以朝
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朝直適反注同下篇注亦同蠅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
豈

不爾思勞心忉忉 國無政令使我心勞憂云爾女也三諫不從
疏 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檜君好絮衣服不脩

是思民之勞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絮變易常服也呀絮如是大夫課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道遠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縹帶素鞶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朝同色是朝服衣色也玄立卽細色之小別謂諸侯孔子之服云細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細布衣爲之是羔裘楊用繩衣冠其上正服亦細色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之細衣也冠羔裘之上必用細布衣爲之是羔裘楊用繩亦是細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細衣羔裘也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細布衣爲之是羔裘楊用繩蠅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則其事相次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衣黃冠而祭息民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裘豹裘衣綈衣以楊之則禮又有狐裘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狐白裘青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耳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而必知是黃衣狐裘非徒好絮而已序不應直云好絮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裘裘者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入功微

謂酒於學故傳以公堂爲學校此云公堂與彼異也何則此刺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皆是政治之事上言以輶
謁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殿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還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楡君皆用
狐裘故二章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猶哀傷也疏羔裘至各舉其一
正義曰上言變易衣裘表此言裘色鮮美楡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君
既好絮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
義曰哀悼者心神震動
故爲動也與箋哀傷同

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情急於哀感之人其形貌樂樂然腹瘠者今兮無此人可見使我對勞其心轉轉慚而
之兮○鄭以素冠爲旣練素冠之冠思見旣練之人其文義則同○傳庶幸乎不得貌○正義曰庶幸勞其心轉轉慚而
喪禮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雖在使熟其色益白
終於禮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旣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雖在使熟其色益白
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禫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服至替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鄭意也釋義曰
彼棘作幘音義同身禫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服至替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鄭意也釋義曰
鄭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
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年將終少月日月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替卽釋服三年之喪

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者熟灰中脫之可韜筆管。箋銘式室情慾。正義曰妄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草木是爲妄也。不安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銘式從小至長不安尋蔓草太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有所知性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慾則雖至長大亦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慤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凡人皆無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小之時悉皆正直人性皆同無可羨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十五六時也。傳天少沃沃壯俊。正義曰統之天謂桃之少則知此天謂人之少故云天少也。言其少壯而俊好也。箋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詩。隰有萋萋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箋云無家謂無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爲家室故謂夫婦家室之道爲室家也。隰有萋萋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室。家至之道。正義曰恒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家謂男處妻也。隰有萋萋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隰有萋萋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疏。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

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之上二章。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疾驅非有道之車

言周道之滅念之而但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道皆是思周道之事。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發發疾驅非有道之車

驅戶遇反又知字。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疏。匪風至怛兮。正義曰此

爲之改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今大暴疾今日之車非有道之車傷傷然大輕。票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此周

道在於前此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

此詩耳。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夢莢云飄風發發下云匪風發發今知發發爲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爲疾驅傷周道

之滅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

氣亦爲無道變者尙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十月之交稱蜺蜺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變易

傳但傷至道滅。正義曰但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無節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

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匪風飄兮匪車偈兮。迴風爲飄。票無節度也。飄符遙。顧瞻周

令棄而不行是廢滅也定本無但傷之訓。道中心甲兮。甲傷。疏。傳迴風至節度。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

疾故無節。誰能亨魚漑之金鶯。能漑也。鶯金屬亨魚類則碎治民類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

亦與上同。誰能亨魚漑之金鶯。能漑也。鶯金屬亨魚類則碎治民類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

亨魚治民俱有欲顯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箋雖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惡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謂祝注云人偶相與爲祝儀皆同也亨魚小伎雖或不能而云誰能古人偶此能訓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微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棠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箋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三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陸曰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兗州陶丘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齊而云據者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上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傳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據荷而言是濟西田在濟北也其封域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澤又云導荷澤被孟諸案地理志曹更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澤同屬濟陰濟陰曹都所在是曹之封域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志又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舜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其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彌修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夫於魯爲之問權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曰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雖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自專征伐畏懼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改變堯舜之化而彌修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事也言未時者正謂周王惠襄之間作詩之時鄭國非獨魯衛而已舉魯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世雖爲宋所滅宋亦不數伐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世鄭國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世家云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平立卒子官伯侯立卒子孝伯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弟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

卒子莊公射姑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此其君次也自叔振鐸至昭公凡十五君以碩甫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八年崩是當周惠王時也其詩蜉蝣序云昭公昭公詩也候人下泉序云共公鵬鵠在其間亦共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也國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

追案鄭請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此詩箋云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為昭公詩
也諸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崔集注本有未詳其正也
者刺奢也昭公之國既小而迫脅於大國之間又無治國之法以自保守好為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
所援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看而任小人者三章上二句是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互相見首章
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言采采見其眾多三章言麻衣見其衣體三章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
言其餘衣亦二章言眾多見其上下之服皆眾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有羽翼以自飾歸結鮮明已不言其美辛章乃
言其色美亦
互以為興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

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黼黻云會五綵鮮色也渠本或作蠟音同其居反略本

當作蠟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出也也朝道達反下皆同一讀下朝夕字張達反

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

難將無所就往。難乃旦反

疏之小蟲朝生夕死不知己之性命死亡在近在近有此羽翼以自飾歸結以興昭公之朝廷皆

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絮君任小人又奢如是故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為之憂矣此

國若亡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蜉蝣至明貌。正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

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孫奭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耳蟲有角大似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

朝生暮死猶好噉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耳蟲有角大似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

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蠅蠅隨陰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蠅者誤也

箋與者至渠略。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云其羣臣皆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身非獨刺小人也

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夕服深衣則知此章衣裳亦謂

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國將迫脅死亡無日

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為眾多楚楚於衣裳之下是為

衣裳之貌今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衣服非衣裳之貌也

心之憂矣於我歸息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

雪

蜉蝣三章章四句

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蠶下同

說猶舍息也。說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蟲初掘地而出皆鮮明以興昭公羣臣皆麻衣鮮絮如雪也蜉蝣